



复旦
博学文库

阿尔都塞激进政治 话语研究

林青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复旦
博学
文库

本书由复旦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阿尔都塞激进政治 话语研究

林青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尔都塞激进政治话语研究/林青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5. 11
(复旦博学文库)

ISBN 978-7-309-11007-4

I. 阿… II. 林… III. 阿尔都塞, L. (1918 ~ 1990)-政治思想-思想评论
IV. B095. 6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30224 号

阿尔都塞激进政治话语研究

林 青 著

责任编辑/方尚苓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9 字数 223 千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007-4/B · 515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为了进一步提高复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影响力,传承中国文化和社会科学精神,展示我校博士研究生培养成果,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党委宣传部、复旦大学出版社决定从人文社科类博士学位论文中挑选一批优秀作品,以专著形式出版。首批入选的六篇博士学位论文,就是其中的代表。

总体看来,入选第一辑“复旦博学文库”的论文不仅覆盖面较广,涉及哲学、新闻、历史地理、国际关系、社会发展以及管理科学等领域,研究成果也体现出作者独特的学术视野和研究的深入程度。例如,李甜博士的《丘陵山地与平原圩区:明清宁国府区域格局与社会变迁》,注重乡土文献的收集以及材料的准确释读,使其结论建立在坚实的文献及详细考证基础之上,将历史人类学方法引入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又如,林青博士的《阿尔都塞激进政治话语研究》,围绕阿尔都塞思想中的意识形态理论,将其置于“五月风暴”背景下考察其思想转变,全面剖析了阿尔都塞新政治逻辑的方法论和哲学基础,在讨论阿尔都塞理论的学术效应及其遗产方面取得了突破。此外,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赵清俊博士的《纳米生物制药领域的创新绩效评价与机理研究》在交叉学科研究方面开展了有益的尝试,成为本辑文库的亮点之一。需要说明的是,入选本辑文库论文的指导老师们都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尽管每篇论文都是各位博士的独立之作,但这些成果与其导师的精心指导亦是分不开的。

编辑和出版“复旦博学文库”,对我们探索中国现阶段如何培养高质量的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具有促进作用。近年来,我国所培养的文科博士研究生数量在全世界名列前茅,这一方面反映了我

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另一方面也让我们不免担忧所培养的博士研究生质量是否存在问题。从国家和上海市教育管理部门的要求以及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来看,在控制招生数量的同时,抓好培养过程的关键环节,做好学位质控工作业已成为目前博士研究生教育的“重中之重”。我们的博士研究生们也应当清楚地意识到,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与研究是一个十分艰苦的探索过程。每一项具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成果,均是师生们反复斟酌选题、认真设计方案、仔细分析结果后所获得的,是他们的智慧和努力的结晶,也是随时间而积累的产物。事实上,博士研究生们为修改和完善论文而延长培养期限的情况也日趋普遍。尽管此次入选的论文还存在一些写作仓促的痕迹,但从总体质量上可以作为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类博士研究生论文的标杆。毋庸讳言,在当前较为浮躁的社会风气影响之下,许多科学研究中充斥着浮光掠影式的所谓“成果”,甚至学位论文造假、抄袭等学术不轨行为也时有发生。出版“复旦博学文库”的初衷就是希望扭转这一现象,对提高我校博士研究生论文质量真正起到引领作用。

衷心祝愿我校研究生教育工作不断发展,收获越来越多高质量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期望“复旦博学文库”越办越好。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鍾揚

2015年10月

序 言

邹诗鹏

林青的《阿尔都塞激进政治话语研究》即将出版,作为其指导老师,我想不妨就课题的理论背景及其意义做一点说明,以做参考。

阿尔都塞是一位对当代思想有着重要影响的哲学家,国内外对其展开的研究几十年来从未中断。然而,我要说,有关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定位或基本环节的不足或不确。在既有的研究框架与套路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依其走向,大体分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葛兰西、柯尔施、布洛赫等)、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诸杂糅学派(诸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四个时期。其中,阿尔都塞则是杂糅学派时期所谓“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但其重要性通常被置于卢卡奇、葛兰西之下,“地位”不会高于阿多诺、马尔库塞甚至于哈贝马斯,而自1968年学生运动成长起来的若干理论家(如列斐伏尔、福柯等)以及诸如齐泽克、鲍德里亚、拉克劳、巴迪欧、大卫·哈维、奈格里等数都数不过来的或可称作后马克思主义时期的左派思想家们,在研究版图上也都是可与阿尔都塞分庭抗礼的人物。阿尔都塞的研究淹没于如此星丛中而难以显示其重要性。

前些年我在从事编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判断,阿尔都塞实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演进中的一个转折性人物,绕不过去。阿尔都塞的努力,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走出了此前的人本主义时期,恰是在阿尔都塞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转入后马克思主义。因而对阿尔都塞的研究就不应限于线性化的或流派化的研究套路,而是需要弄清如下核心问题:其一,从早期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法兰克福学派及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到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间的理路及其问题式究竟如何演绎和铺陈;其二,阿尔都塞的理论是否导向以及如何导向(当然是两个问题)后马克思主义,换言之,如果不是滑过、而是必须逗留与探究,那么该如何把握阿尔都塞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性;其三,基于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及其激进性质的辩证唯物主义学说,有必要弄清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以及马克思主义史所做的解读,包括探讨阿尔都塞对毛泽东思想的把握与想象,并形成相应的判断。但从目前国内外的研究格局看,如此这般的研究尚待开启。

问题当然关联于对1968年学生运动相关思想及其后续效应的研究。影响此运动或在此运动中形成的左翼资源,大体有两类。一类是直接在场的,典型的如萨特和马尔库塞;另一类是不在场的,典型的即阿尔都塞。直接在场的理论,实随运动本身的终结而其思想效应大大减势,包括本应该在场、却因有意强调理论的中介性而拒绝在场且因此受到诟病的阿多诺及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也渐渐走向低谷。然而,不在场且拒绝出场(上街)的阿尔都塞,却因其科学主义的鲜明取向,不仅彻底实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从人本主义向科学主义的强势转变,且因建构了直面当代资本主义的激进政治话语,从而对此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激进左翼理论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而且,值得指出的是,自阿尔都塞之后——本身也是受阿尔都塞影响的结果,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发生了一场实质性转型,这一转型一方面使得马克思主义传统呈现出某种退行性,另一方面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影响实际上越来越大,那些或许过多贴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标签的人物越来越多地影响甚至主导着整个当代思想舞台。比如福柯,这位反叛其师阿尔都塞的谱系学大师或另类左翼人物,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在当代西方思想界占据重要的地位,哲学似乎也发生了一场后现代转向。然而,若干年后的今天,人们发现,研究又在开始尝试着从福柯向阿尔都塞回溯。或者说,如果要更为深入地把握福柯及其相关思想,还需要向阿尔都塞回

复,直面其提出的诸多创见。

上面这些还只是研究背景上的粗线条梳理,最实质的论域,还是阿尔都塞的激进政治话语,或者说是以激进政治话语来集聚和统摄阿尔都塞的相关理论创构及其尝试。把看来由后马克思主义绕过去的阿尔都塞激进政治话语凸显出来,对阿尔都塞那些艰难的、间歇性的理论探索进行发掘、清理和重构,形成一套相对清晰而自洽的政治话语,这样的课题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可以说,林青是知难而上。林青具有较好的哲学基础,其本科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后直研就读于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随后又直升本专业博士,其朴实诚笃,勤勉用功,思路清晰,有灵性,悟性也不错,有志于哲学研究事业。若干年以前,他即发现了攻克阿尔都塞的重要性,其博士论文原定为晚期阿尔都塞研究,但在随后的研究中他发现这个看上去值得做的课题,因阿尔都塞晚年的特殊状况,尤其是阿尔都塞晚年的有关思想与先前思想之间并无断裂,因而难以成为独立的研究单元,因而他果然地放弃了这一选题,而在对相关理论环节及其前沿进行了研判之后,林青选定了阿尔都塞的激进政治话语展开研究,而且,基于可行性考虑,他在研究中稍稍避开了过于宏观的思想史或互文性研究的方面,而集中于理论、义理及其文本的研究。本学科的老师们也支持了他的选择,并提出了若干建设性的意见。林青的研究能力是比较强的,围绕本课题,林青在《哲学研究》、《哲学动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以及《天津社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了若干高质量的论文,为博士论文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值得指出的是,论文的写作过程不像设想那样顺遂。除了学术本身要攻坚克难,林青还须以足够的精力与爱心陪护突遭大难的母亲,支撑起整个家庭,共渡难关,“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诚属不易。当然,亲情以及恋情也给予其本人莫大的支持。实际上,生活的艰难困苦,于人文学术而言,终究是有益的,研究过程既收获了学术,也收获了成熟的生命体验和爱情,加深了对责任感的体验与认知,实是丰厚的馈赠。论文虽比预计推迟了大半年时间才完成,质

量本身也并未受到影响。

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这篇论文获得答辩委员的较高评价,答辩老师以及评审老师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意见,论文被评为“优秀”,后经评比,纳入“复旦博学文库”首辑出版。本书的出版,显示了复旦大学对优秀青年学子的关爱与重视,可喜可贺!成果本身可算是林青博士进入学术研究的一个不错的开端,但也仅仅只是一个开端。这项研究意义重大,不仅是对阿尔都塞本人思想的深入探讨,也为进一步展开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后马克思主义谱系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研究涉及的诸多理论显然还需要持续探讨,而课题本身还可以有机地拓展为相关社会政治哲学方面的探索。总之,论题本身和很多细节方面都需要深化,而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尤多,这些都是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目 录

导论 结构不上街?	1
第一章 1968年“五月风暴”与阿尔都塞的思想转变	28
第一节 革命主体的整体缺席	30
第二节 政治的虚空：政治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泛滥	37
第三节 理论与实践的无休辩证	41
第二章 新政治逻辑的开启	50
第一节 意识形态理论	51
一、阿尔都塞意识形态概念的思想渊源	53
二、意识形态的运行机制	61
三、“认识论断裂”的再思考	70
第二节 回到马基雅维利	86
一、虚空政治学	90
二、理论配置与政治拓扑学空间	99
三、认识生产理论与理论的反人道主义	111
第三章 重塑辩证法：辩证法话语的激进化与结构逻辑的 转变	123
第一节 辩证法逻辑的转换与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	127
一、阿尔都塞论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 区别	128
二、辩证法与偶然唯物论	133
三、辩证法重塑与后马克思主义激进政治思想	138

第二节 阿尔都塞视域中的辩证法逻辑	141
一、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解读	141
二、结构因果性与多元决定	145
第三节 辩证法逻辑的转换与空间理论的开启	149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空间“因素”	151
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空间理论的影响	155
第四章 偶然唯物论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重构	161
第一节 何为偶然唯物论?	166
第二节 相遇唯物主义的政治职能(政治实践的哲学 基础)	176
第三节 辩证唯物主义的重构	187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质及其现实处境	187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任务	193
三、偶然唯物论在什么意义上是辩证唯物主义的 发展形式?	200
第五章 阿尔都塞的理论遗产	205
第一节 阿尔都塞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家族相似性	206
一、共享的理论背景: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206
二、后马克思主义中的阿尔都塞因素	209
第二节 阿尔都塞与当代激进政治理论	232
一、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对话的规定者	233
二、阿尔都塞的身体理论:身体、权力与意识形态	250
结语	257
参考文献	263
后记	268
索引	271

导论 结构不上街？

阿尔都塞之于马克思主义,褒贬不一,但毋庸置疑的是,阿尔都塞的思想为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黑格尔、斯宾诺莎、马基雅维利等提供了完全不同的新视角。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科学哲学、精神分析、后结构主义的相互交融和对话。在这种对话中,阿尔都塞试图为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政治寻求一种新的政治逻辑与话语。在阿尔都塞看来,这种新的政治逻辑和话语能够更加切近地理解当代社会、能够更好地发展和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当然,这是与阿尔都塞对辩证唯物主义及其与历史唯物主义关系的定位密不可分的。阿尔都塞将辩证唯物主义定义为“理论实践”和“认识生产理论”,并将其功能定位为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这就为阿尔都塞寻求新政治逻辑而进行理论实践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支持,这同时也意味着对辩证唯物主义谱系的推进。在此基础上,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理论、虚空政治学、辩证法内部结构以及偶然唯物主义进行了具体的理论论述和建构,而这些都是新政治逻辑与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结构主义、科学哲学、精神分析以及后结构主义)在阿尔都塞思想中的汇合及其所催生出来的新政治逻辑与话语,其本身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和1968年“五月风暴”的反思联系在一起的。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化,而这是与苏共二十大及其对斯大林主义批判所引发的,“对斯大林主义‘教条主义’的批判,被共产党知识分子普遍地当作‘解放’来体验。这个‘解放’招致了深刻的意识形态上的反动,它在趋向上是‘自由主义’和‘伦理的’,它自发地重新发现了‘自由’、‘人’、‘有人性的人’、‘异化’这些古老

的哲学课题。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趋向到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去寻找理论依据,而这些著作中确实包含了有关人、人的异化和解放的哲学的一切论证。这些情况令人啼笑皆非地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形势”^①。说到底,阿尔都塞认为这种“形势”正在重回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且瓦解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原则和理论的革命性质。所以,阿尔都塞在《自我批评论文集》中指出:“‘对斯大林的错误所做的批评’在二十大上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提出的,以致随之在共产党本身内部必然引起了我们应该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哲学话题泛滥的现象。”^②当然,阿尔都塞本人对斯大林主义也持批评态度,特别是在知识论层面对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上,但阿尔都塞并不愿意用“个人崇拜”这样的词语来批评斯大林主义,而是用“斯大林偏向”来界定。因为“滥用职权”、“错误”以及某些“罪行”等批评“个人崇拜”的术语“丝毫没有说明它们产生的条件、原因,总之,没有说明它们的内在规定性,从而没有说明它们的形式”^③。阿尔都塞认为这种笼统地批评斯大林主义并诉诸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概念,都将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部危机,因为这“丝毫不考虑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现存形式;前述三者之中的阶级斗争,当时被宣布在苏联已经被‘超越’(这个提法至今尚未推翻)了”^④。正是在对斯大林主义的外部反拨中,人道主义思潮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盛行起来,“正如艾略特指出的,赫鲁晓夫报告的影响不是‘去斯大林化’,而是推动向右转向的右翼批判”^⑤。而这种“右转”的典型就是人道主义批判,其正好契合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规划,又与对马克思早期文本的解读紧密联系在

① [法]阿尔都塞:《致我的英语读者》,《马列主义研究资料》,莫立知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53页。

② [法]阿尔都塞:《自我批评论文集》,杜章智、沈起予译,台北:远流出版社,1990年,第86页。

③ 同上书,第97页。

④ 同上书,第98页。

⑤ Margaret A. Majumdar: *Althusser and the End of Leninism*, London: Pluto Press, 1995, p. 9.

一起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尔都塞说这种情况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势。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是重新退回到哲学中去,所以佩里·安德森指出,“随着欧洲马克思主义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它的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①,尤其是从德国古典哲学中去寻求解读马克思的思想资源。诺曼·莱文也指出:“虽然乔治·卢卡奇、赫伯特·马尔库塞、让·伊波利特、阿尔弗雷德·施密特有各自的版本,但他们都属于20世纪马克思重新黑格尔化的第一个时代。”^②以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通过将黑格尔哲学引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对阶级意识、劳动、物化、主体活动原则、历史以及辩证法的论述,使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人道主义、历史主义的解读滥觞于此。因此,安德森说:“主要利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体系来首先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大再解释以构成自己理论论述的,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对黑格尔的论述。”^③当然,这种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化或哲学化,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密切相关的。按照安德森的说法,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悲剧性地侵袭了欧洲工人阶级的运动,同时瓦解和破坏了西方工人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合。^④这使得马克思主义退回到理论研究中,而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以及马克思早期文本的出版和翻译,更是加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黑格尔化或哲学化。因此,“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中心由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向哲学、并使它的正式场所由党的集会转向学院系科的外部决定因素,是和这段时期的暗淡历史分不开的。但是,要是在马克思主义文化本身之中没有一种有力的内在

①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铨、文贯中、魏章玲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5页。

② [美]诺曼·莱文:《不同的路径》,臧峰宇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页。

③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铨、文贯中、魏章玲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9页。

④ 同上书,第44页。

决定因素同时起作用的话,这种转移就绝不可能发生得如此普遍和如此剧烈,这里,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最重要的作品——1844年的巴黎手稿——为时虽晚的发现,是一个决定性事件”^①。而对阿尔都塞来说,这种将作为革命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化的趋向,势必削弱或掩盖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核心,尤其是人道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解读,更是消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激进性。而这在阿尔都塞看来是不利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革命学说,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使用了异质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话语概念,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如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拉回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那么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而言,便失去了其本质规定性。那还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吗?阿尔都塞的答案是否定的。至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在阿尔都塞处得到了第一次反思。所以,麦克莱伦指出:“阿尔都塞既不赞成青年卢卡奇、萨特和葛兰西把人作为历史主体加以强调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反对被他视为传统辩证唯物主义所固有的那种简单化的经济主义。”^②

那么,阿尔都塞如何破局?如何将沉浸在黑格尔哲学话语体系中的马克思主义解放出来,便成为阿尔都塞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旨趣。所以莱文将阿尔都塞列为去黑格尔化的第一代代表人物。在此阶段,阿尔都塞仍然是在理论领域为马克思主义辩护,其主要工作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诸如生产方式、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辩证法的结构等,做出新的解释与限制,以此界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黑格尔哲学的区别。通过提出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哲学理论总问题的区别,以结构取代黑格尔的总体性范畴,阿尔都塞呈现了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被称作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便是以结构主义

① [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铨、文贯中、魏章玲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6页。

②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三版),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15页。

的方法论来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之所以选择借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原因在于结构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方法论,其本身与传统哲学的言说方式不同,“结构主义的观点与哲学唯心主义意义上的任何自主构成性主体的作用都是不相容的”^①,结构主义方法论的这种特质,为阿尔都塞区别马克思与黑格尔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持。至此,阿尔都塞实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转换,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人文社会科学方法即结构主义相结合,为挣脱黑格尔哲学的话语而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开辟了新的道路。这条新道路向我们呈现的不仅是理论层面的新突破,更加重要的是,阿尔都塞借助这种突破使得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得以摆脱人道主义、历史主义的逻辑,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而为新的政治逻辑与话语提供了理论保障。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呈现了一种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范式,而且在这种结合中,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延伸到了文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时,阿尔都塞对新政治逻辑的寻求还与1968年“五月风暴”密切联系在一起。因为1968年“五月风暴”的失败,反证了阿尔都塞所述的“主体已死”,从而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理解社会现实。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便是重新理解社会的一种尝试,“阿尔都塞给国家意识形态结构所下的定义,催生了许多特定的研究领域,这些领域可以更为广泛地阐明社会现实”^②。在一般的讨论中,1968年“五月风暴”的爆发,意味着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失败,因为“结构不上街”,这也成为人们讥笑阿尔都塞思想的一个代名词。然而,恰恰相反,1968年“五月风暴”的失败正是说明“结构上街了”。拉康在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说:“如果说五月

① [比] J·M·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28页。

② [法] 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下卷),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27页。

发生的事件还能说明些什么,那它们说明了,正是结构走到了大街上!”^①如何理解拉康的这句话?显然,我们必须以一种反证的方式来理解拉康的判断。1968年“五月风暴”的失败,意味着主体已死,这同时也意味着必须重新回过头来思考社会结构。正是在此意义上,“五月风暴”的失败将“结构”带上了大街,重新带回到了人们的视域中。“在惊涛骇浪之后的宁静中,结构战胜了事件。失败被视为不可抗拒的结构力量的表现;于是结构主义的选择被五月运动的爆发及其‘失败’(至少作为普遍、彻底的决裂)所加倍巩固。”^②在此,“五月风暴”的失败与结构重要性的显现,使得人们再度思考结构主义对于理解社会现实的重要性。这表现在诸多左派知识分子重新回归结构主义,“新左派发现,他们需要一个他们自己的结构来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作斗争。而为了更有效地同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作斗争,他们还需要理解这些结构。因此,很多五月事件的活动分子现在转到结构主义者方面来取得这种理解”^③。而这些重回结构主义以探索理解社会结构之道的行为,被多斯说成是“结构阿尔都塞主义在1968年五月运动之后腾空而起”、“确保了结构主义在1968年之后的幸福未来”^④。这些都印证了拉康的“结构上街了”。

就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结构主义在社会科学各领域重新盛行而言,“结构上街了”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社会政治理论回归到对社会现实及其结构的研究中,并且是逐渐由理论领域向社会实践和社会权力分析领域转变。“福柯开始向1968年五月运动发起挑战,他从重要的知识论锚定问题出发,转向了把话语场域与锚定了话语领域的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的活动。他给阿尔

① [法] 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下卷)》,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69页。

② 同上书,第179页。

③ [美] 亚瑟·希尔施:《阿尔都塞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兴起》,《马列主义研究资料》,龙溪译,1983年,第170页。

④ [法] 弗朗索瓦·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下卷)》,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74、175页。